

奚国荣 何亦达 著

拍天潮

当代中国出版社

拍 天 潮

奚国荣 何亦达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年11月·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拍天潮/奚国荣,何亦达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11

ISBN 7-80092-895-0

I. 拍… II. ①奚… ②何… III.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浙江—史料 IV. K2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1156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100009

杭州益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6 印张 266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 册

定价:20.00 元

序

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国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十九块解放区之一。它在全国抗日棋盘上虽是一颗小卒，但却是不可缺少的一颗棋子。

1941年4月，日寇动用板垣师团的第九旅团，二十二师团约四万之众的兵力，发动了宁绍战役，驻扎在浙东地区的十余万国民党军却不战而退，闻风而逃，致使浙东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浙东在沉吟，浙东人民在酝酿反抗。

面对这极端严峻的形势，浦东抗日健儿，在党中央深入敌后，全民抗战的号召下，毅然实行战略转移，跨海南渡浙东，开创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浙东人民一起打响了浙东抗日第一枪，自此，浦东和浙东的抗日健儿手挽着手，心连着心，并肩与日寇作殊死战！在艰苦的岁月里，在枪林弹雨中，一个又一个浦东健儿倒下了，一个又一个浙东伢儿倒下了，倒在了浙东的绿水青山间，以鲜血浇灌着浙东的花花草草、林林木木……

小说《拍天潮》所描绘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直属海防大队，就是浙东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中许许多多的英勇善战的优秀队伍中的一支，又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特殊军种。它在浙东区党委和浙东游击司令部的领导指挥下，负有在海上与日寇作战的特殊使命，他们凭着对祖国、对浙东的热爱，凭着一身孤胆，凭着聪明才智，驾木舟，树风帆，逆长风，破巨浪，一次又一次地与日军兵舰、汽艇周旋、激战……

他们拦截了一船又一船企图劫往日本的食盐、棉花……

他们以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所有抗日力量、整编改

造海匪,壮大自己,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创造了抗击八倍于己的日寇海陆空军联合进攻的大渔岛战斗的辉煌战绩。谱写了血战大渔岛永垂史册的战史

在陆上,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配合兄弟部队,粉碎了日、伪、顽的联合进击,迫使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再失败,直到最后日寇的投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浙东与浦东人民又手挽着手,心连着心,在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更加亲密合作并肩同进!

祝浙东——浦东兄弟友谊永世长存,绵绵不断……

内 容 提 要

该书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为历史背景,以直属海防大队和三北群众斗争的史料为依据,进行艺术加工润色而成。时间跨度为1941年春至抗战胜利。该书描绘了游击战士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在地方党和广大群众的配合和支持下,在中共浙东区党委和纵队司令部的领导指挥下,与日伪军进行了悲壮、激烈、气壮山河的大搏斗。全书共39章,约25万字。内容叙述了海上歼灭战、追击战、伏击战、突围战和木船打汽艇的大无畏精神,以惊心动魄而载入史册的血战日本海陆空军联合进攻的大渔山战斗,同时还开展了军民一致的轰轰烈烈的“反蚕食”、“反清乡”、“反掠夺”(食盐)的斗争,与日伪进行了斗智斗勇的较量,深刻揭露了日寇烧杀奸淫的罪恶嘴脸。此外,在开辟海上通道,肃清和改造海匪,接送干部等一系列活动中,进行了复杂、激烈而微妙的斗争,最后在国际、国内大好形势下,迫使日伪军不得不缴枪投降。该书结构紧凑,语言朴实,具有浓郁的江南海味特色,场面宏伟,扣人心弦,是一部充满爱国主义氛围的作品。

目 录

1. 开路先锋	(1)
2. 一夜麻将	(8)
3. “调包调包的”	(16)
4. 金蝉脱壳计	(20)
5. 跨海南征	(28)
6. 浙东抗日第一枪	(34)
7. 一只绣花鞋	(45)
8. 来了个“政工小姐”	(50)
9. 巧取古窑浦	(61)
10. “水师提督”	(66)
11. “旱鸭子”下水	(76)
12. 海匪“冯鲨牙”	(87)
13. 巧摆石头阵	(92)
14. “裹馄饨”	(99)
15. 收编“海上飞”	(108)
16. 一出“红娘戏”	(119)
17. 恋歌、恋歌	(128)
18. 带曲尾巴的箭头	(135)
19. 浦东显军威	(142)
20. 险过十道关	(150)
21. 狂涛心不惊	(161)
22. 惨惨“十杀令”	(169)
23. 前有虎后有狼	(179)

24. 赔了夫人	(188)
25. 熊熊船工火	(200)
26. 收条, 照收不误	(210)
27. “海底老虎”	(218)
28. 撒网捕“鲨鱼”	(230)
29. 棺材派了大用场	(234)
30. “你是个好鬼子”!	(242)
31. “淤滩的开路开路”	(254)
32. 木蛋蛋揍了铁蛋蛋	(262)
33. 向海岛进军	(270)
34. 七小鬼“一打六”	(282)
35. 血战大渔岛	(289)
36. 壮哉中华魂	(300)
37. “皇军愿缴抗日税”	(311)
38. 小卒子过河半个车	(321)
39. 钱塘怒潮惊拍天	(329)

第一章 开路先锋

潮，漫天大潮，是世界闻名的钱塘江涌潮。远远地，宛如一条白虹，起自东海洋面，风驰电掣般向喇叭形的钱塘江面涌来，势如千军呐喊，万马齐喑，大有将江面撑破之势。愈向内湾，江面愈窄，水位骤高，涌流急剧，涌潮所到，江面上的大小舟船被拔地跃起丈余。涌潮冲向岩石，激起漫天浪花，撼得地动山摇；涌潮冲撞大堤，堤边芦苇、水草被连根拔起……

此时，江北大堤上，一辆手推木制独轮车正吱吱嘎嘎地向东行驶，车上坐着一文一武一对堂兄弟，文者，文绉绉地，长衫打扮，头戴礼帽，鼻梁上架着一付金丝眼镜，约有廿五、六的白面书生，一张清秀的脸上，闪动着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他不时地摇动手中的折扇，久久眺望着那惊心动魄的壮丽海景，似乎入了神，又似乎是在深思着什么，此人便是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敌工部长高峻；坐在车座另一边的一位身穿伪军军装的伪军官，武赳赳地，年纪在廿二、三岁模样，英俊、洒脱、威武，高挑的粗眉下，面宇间显露出一派刚毅英武豪雄之气，他，便是伪军十三师五十团三营八连连长高峡。高峡遥望着汹涌澎湃的海潮，他目不暇接地追视着一个激浪又一个激浪，他情不自禁地哼起了《黄水谣》：“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水又急，浪又高，奔腾……”，突然，他惊呼一声：“峻哥，快看！”顺着他手指方向的远处的浪谷之中，一面白底红圆的日本旗在时隐时现地飘动，是一艘日军炮艇！正如老鹰抓小鸡的地追逐着几艘民船，紧接着隐隐传来几阵沉闷的枪炮声，民船上冒起了阵阵的浓烟，几个人掉下了海……

“哼！小日本这狗娘养的，我饶不了他！”一直埋头推车的“车夫”，此时圆瞪双眼，怒火填膺，忿忿地骂出了声。

高峻机警地向四周掠了一眼，缓缓转过身去提醒“车夫”：“小鬼，当心走火！你看前边是什么地方？”

前方不到半里处的大堤上，又一面日本膏药旗在飘荡，一排竹篱笆内矗立着一座碉堡。竹篱笆上隐约可见悬挂的牌子：“浦东南汇角检问所”。大堤两侧堆积了成千上万的毛竹，不少民工在日寇的刺刀威逼下编筑着篱笆封锁墙，曲曲弯弯的篱笆墙正向北蜿蜒延伸、延伸。

“鬼门关到了，准备好证件。”高峻话音刚落，日本哨兵老远地吆喝着：“什么的干活？良民证的检查！”

独轮车在一棵浓荫复盖的大银杏树下钉位，蓦地，三人不约而同的吃了一惊，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树杆上，旁侧张贴一张白纸，歪扭地写上几个大字：“私自下海者杀！”

日本兵检查完证件，仍不罢休，眯起一双猪缝眼，溜溜地在三人脸上、身上来回打转转，最后向着伪军官装束的高峻显齿一笑，进出了一句沙哑、生涩、刺耳的夹生话：“你的朋友的，好的好的！”然后一扬手，表示可以通行。

通过检问所，三人都默然不语，那血淋淋的人头，那碉堡眼中黑幽幽的枪口，那耀武扬威的膏药旗，还有那双日本式的猪缝眼……象走马灯似地在每个人的脑海中轮番映现，一种令人窒息的羞辱感和复仇感象火山似地升腾喷发，热血，在血管中奔腾、涌流，特别是那句沙哑刺耳的夹生话：“你的朋友的，好的好的！”久久回绕在高峻的耳际旋转不息，每一个音节犹如刺针深深扎向他的心头，他猛地一个转身，激动地说：“峻哥，我这身黄狗皮实在穿够了，这汉奸的日子我一天也不想熬哇！”

高峻淡淡一笑：“怎么，连你也沉不住气了？想‘攒纱帽’？”

“哼！要不是执行党的‘灰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

时机’的方针，这种‘乌纱帽’早损它个十万八千里的！”

“看来决心倒还不小哩！”

“峻哥，目前形势越来越吃紧，听说小日本对伪十三师不放心，计划着将其调离浦东，那我们五十团怎么办？是跟了一起走，还是留？”

“不走，也不留。一走到新区，人地生疏孤立无援，党一手培育出来的这支秘密革命队伍，将有被分化瓦解的危险；要留吧，也不行，假如将队伍一拉出，敌人必然以重兵围剿追歼，队伍目标大，浦东地区既狭小，又是平原，没有回旋的余地……”高峻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目前只有最最稳妥的一着……”。

“怎么着？”

“去浙东！”高峻激动地压低了音量。

“去浙东？！干啥？”

“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

“开辟抗日根据地？！是浦委的指示？”

“是浦委上级上级的上级。”

“那……那是省委？是……是延安……？”高峻惊愕地瞪着双眼。

“是党中央毛主席！”高峻严肃而激动地点点头：“这是一次战略性的决策，也是一次战略性的转移。中央指示要在浙江沿海开辟一个抗日根据地，给华东地区的日军再狠狠钉上一根钉子！”高峻看了高峡一眼缓缓地说：“目前浙东的日寇兵力单薄，国民党军队又望风而逃，浙东基本已成真空地带，这便于我们立足与发展。”

“妙！真是一步意想不到的妙棋！”高峡兴奋地用拳猛击了一下车身，然后仰天一阵大笑，这笑声出自肺腑，出自被压抑多年的心底：“嘿嘿，谢天谢地，这下可剥掉这身黄狗皮啦！”

“看你，老是三句离不了黄狗皮！别高兴太早，据我看呀你这身黄狗皮，还得背下去哩！”

“又是什么意思?”

“还是一句老话,‘灰色隐蔽’嘛!部队过江之后,将是一支穿着国民党军装,戴着国民党帽徽,拿着国民党武器,吃着国民党军饷的共产党部队,继续打起灰色旗号,取得合法掩护,以达到站稳脚跟,迅速发展壮大实力,开展抗日斗争!”

“此乃身在曹营心在汉也。”高峡诙谐地说。

“正是,目前我们已和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地区特派员挂上了钩。他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亲信,在上海替顾、韩两人做生意,并在浙东设立了一个“崇德公署”,他迫切需要一支武装扩航,两厢情愿嘛,他同意给我们部队一个番号,并供给军需弹药,条件是部队归“崇德”指挥。

“这倒是天从人愿。”

“现在的问题是需要一个开路先锋到浙东与‘崇德公署’联系挂钩,并取回弹药给养。”高峻瞅了一下高峡的反应试探地问:“你看这个开路先锋谁当更合适些?”

高峡燃起了一支烟卷,认真地思索盘算了片刻,郑重其事地说:“我去怎么样?”

“你打算怎么个过海?”

“船,向六灶港章金楼去借,他这个私盐贩子有的是船,凭我这张老面孔想必不会打回票吧,弄得好还可借到一、二只‘海老鼠’领领航,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其二,我自己也在海上混过一段时间,熟悉海情,再加上你我是堂兄弟,更是能取得‘崇德’信任的有利条件。”

“好!浦委看中的就是你!”

“我早知道你们已设好了圈套待等我上钩哩!”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嘛!”说完两人咧嘴大笑。

六灶港,位于长江口和钱塘江汇合点——汇角的北边,是一个

出海的小港口，许多来往于浦东、浙东的商船大都出入此港。章金楼是此港的主宰人，他是浦东著名海霸张豹的入门弟子，曾拉过队伍，当过海大王，又曾在伪军五十团中任过挂名连长，那时高峡奉党组织的派遣在该连任连副，两人有过一段同事关系，他又是一个私盐贩子，常来往于浙东和浦东之间，他有的是船，手下还有一批‘海老鼠’。

章金楼对高峡兄弟的到来甚感意外，但仍很热情，一番寒暄之后，高峡开门见山地提出借船去浙东做生意的来意。章金楼拍拍胸脯一口承应：“连副要嘛，一句话，船有！我看是不是叫赵青、芦祥两只‘老鼠精’跑一趟，保保驾，如何？好歹有个照应。”

“好，好！有两位老把式押阵，那万无一失啦，多谢章兄关照！”

“区区小事一椿，不足挂齿。”

“要是章兄有货顺便捎带些去，不就一举两得么？”

“不啦，让你专船专用。”

就在当晚涨潮之际，赵青、芦祥伴着高峡上了码头，遥指远处大海之中泊着一只洋山小吊，船在汹涌的海涛中上下颠簸，高峡不禁脱口而出：“哟，这样小的船能行吗？”

“大船大浪，小船小浪，你不要小看这只二百担的小船，保险你不出问题。”赵青打着包票。

高峡打了个哈哈：“好，反正海上的事，一切都拜托两位啦。”并约定第二天夜晚将船放至马嘞港装载货物和接一个护送班上船。

天幽黑幽黑，天穹中挂着几点淡淡星星，海风呼呼，海潮哗哗，头上只有一盏孤灯在黑暗中闪烁、摇曳。洋山小吊船就停靠在码头边。护送班和货物正陆续登船进舱。

孤灯下，高峻将递交“崇德公署”办事处主任宣天石的信件交给了高峡，并轻声嘱咐：“峡弟，到浙东后每隔二、三天发报一次，向浦委报告情况，千万保持密切联系。”

高峡与送行的同志们一一告别上了船，他昂立船首，遥望着漆黑无际的大海，倾听着哗哗的万里涛声，以及船尾上猎猎的风向旗，此情此景，一种奇特而异样的激情勃然从心田涌起，他下意识地联想起了荆轲，想起了荆轲刺秦王前在易水河畔的壮别，他情不自禁地在心中哼起了：“风萧萧兮易水寒……”舒展了一个革命战士肩负重托去赴汤蹈火的情怀。

洋山小吊船开始启航，顺着弯弯曲曲的马嘞港向外海驶去。高峡遥望着码头的灯光愈来愈远，愈变愈小，但仍隐约地瞧见高峻等人在孤灯下停立着，目送着，他的耳际又回荡着谆谆的叮咛：“这是党的重托，要争取圆满完成，宣天石是个多疑人物，要随机应变，要利用他扩张实力的野心……。”

驶入外海，船身开始颠簸，战士们开始晕船，陆续躺下不能动弹，但对高峡却不在话下，他望着漆黑的大海，忆起了1938年在抗日保卫团时下海捕捉汉奸枪支船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船，顺风顺水，驶行特快，夜半时分已过了玉盘洋，天愈变愈黑，船只能凭着感觉在黑暗中摸索行驶。芦祥不时地了望观察，但黑暗中看不清到了什么地方，他正想检测水深，猛见一条宠大的黑黢黢的船影横在眼前，他大吃一惊，来不及作过多的思考，认作是拦海抢劫的海匪船，便端起机枪一扣三发，就在此时，但觉自己船身搁了一下，噢，船搁滩了，这才意识到前边的是搁滩船。这可糟了，已经暴露了船上的武装，如果附近有敌船和海匪，其后果不堪设想。高峡迅速部署火力，以防不测。过不多时，又有几艘船只相继在附近搁浅，打听之下，才知道已到了余姚滩，上岸便是段头湾。高峡才略略松了口气，因为这是国民党的辖区。

东方鱼肚泛白，天色蒙蒙微亮。

远处岸上出现了约一个排的兵力，正朝着搁浅船群逼进。为首的是个排长模样，手执“司的克”，满面烟容，一脸凶相，明眼看去，是个不折不扣的国民党兵痞，他大模大样地带队登上洋山小

吊，赵青忙掏出一条老刀牌香烟递了过去：“请弟兄们抽烟。”这家伙二话不说，伸手夺过香烟冲口便骂：“妈的，你们为什么打枪？”

芦祥忙陪笑着解释：“老总，误会误会，晚上天黑看不清，以为是海匪拦海，有个弟兄忙乱中打了枪。”

那兵痞一听，便举起手杖往船老大头上敲去，责问道：“你是老大，怎么不知道到了段头湾？”

高峡见这样纠缠下去会误了大事，心想只要找到宣天石，事情就好办，他灵机一动想了个脱身之计，便上前解说道：“我们这位兄弟太性急了点，没问过老大就动了枪，实在对不起，不过兄弟我因紧急公务要会‘崇德公署’宣主任，故先行一步，所有一切委托芦副官全权负责处理。”说罢，摆架摆子地向赵青示意：“赵副官，走！宣主任还等着哩。”便带了五、六人下了船。那兵痞瞪了高峡一眼，吃不准高峡的来头，不敢拦阻。

这段头湾一带，赵青熟门熟路，他带领着高峡等人七转八弯来到庵东，在预先约定的小旅馆内找到了‘崇德公署’的联络副官，随同那联络副官雇了一只小划船，直赴‘崇德公署’所在地——芦神庙镇。

第二章 一夜麻将

‘崇德公署’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驻沪平特派员委托宣天石在浙东设置的办事处，建于1940年冬，经过多方苦心的经营，收编了原庵东盐区的税警队的一部为独立大队，并组建了警卫队，办事机构等，不下三百余人，指挥部设在一家地主的大院内。

“报告，主任有电。”女报务员手持电报递送过来。宣天石打开电报，一行行喜讯跳入眼帘：

天石：奉韩德勤主席示：驻浙办事处晋升为“淞沪游击队崇德公署”，着令平卓仁为指挥官，宣天石为副指挥官。

另：浦东南汇县长夏某，秘书高峻，已争取到一个团的和平军准备反正去浙，南渡后归我指挥，为应变计，望拨发七九子弹一万发，手榴弹一千枚，切望执行。

平 1941年3月

电报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象是一块强力的磁铁，将宣天石的眼光紧紧攫住，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将电报反复阅读三遍，确是千真万确的事，顿时思潮翩跹：“嗨！将有一个团的兵力从天而降，归属自己指挥，成为自己实力的一部，从此咱老宣腰杆更硬实了，谁还敢小觑我宣天石！有了实力，加官进爵，青云直上……，到那时只要我宣天石张口吼一吼，浙东就要抖三抖……。”多年梦寐以求的夙愿，就在一夜之间几乎就要实现，他象吃了一罐蜜糖，甜上了心头，他差点笑出了声，他兴奋得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呵，平少呵平少，知我者平少也！”一阵兴奋之后，他逐渐冷静了下来，一贯多疑的性格又慢慢占了上风，他向自己提出了一系

列的狐疑：“是什么力量驱动了这股六百来号人的伪军反正起义？虽说对夏县长的为人知晓一二，可高秘书又是一个何等样的人物？再说自己也曾听到过浦东伪军有赤化的传说，这其间会不会有诈？会不会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落得个偷鸡不着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一连串的问号，压迫着他反复告诫自己：“此事必须谨慎、谨慎、再谨慎！”

正当宣天石陷入深思之际，传令兵一声：“报告！”惊醒了他的梦幻。

“海北来人，要求进见指挥官。”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来得好快！”宣天石自言自语地盘算着如何接待这批不摸底的来客。

“来了多少人？携带武器没有？”

“总共六、七人，一律短枪。”

“戚副官，你先去接待一下，要热情，也要谨慎，先摸摸底再说。”

“是！”

戚副官走出指挥部大门，但见门外站着一群高矮不一，装束各异的海北人。当相互作了自我介绍后，高峡递上了介绍信。戚副官热情地欢迎着：“弟兄们一路辛苦了，我代表宣副指挥欢迎大家。”便邀请大伙进了副官处休息。

接待是盛情的，宴请亦是丰盛的，山珍海味，各色菜肴，一应俱全。席间，戚副官一再赞扬了大家意欲反正起义投奔国军的壮举，并以闲聊的方式打听海北的形势、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以及海上航行的安危，最后旁敲侧击地问到如何通过日军封锁线等等。

“通过封锁线不难，我们本身有海防任务，配合日军封锁新四军的海上活动，所以有的是特别通行证，只要避过日军汽艇的巡航时间，通过封锁线不甚困难。”

戚副官瞟了一下各人的衣着，轻轻叹了口气：“弟兄们的生活